

罗宗强：出身岭南享誉全国的古典文学大家

文 /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学术 开创中国文学思想史的“南开学派”

出生于广东揭阳的罗宗强，于195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，1961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研究生，研习中国文学批评史。

罗宗强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，其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、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》《明代文学思想史》，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。他的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《明代后期士人心态》《李杜论略》等著作，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精品。

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著名学者黄天骢认为：“罗宗强先生全面、完整地掌握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材料，特别是魏晋、明代方面的材料非常丰

富，理论基础比较扎实，这是很多晚一辈的学者无法达到的。而且，他的文学思想研究会注意到文学和文化、政治、经济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孤立分析文学思想发展的情况。”

4月30日，南开大学文学院官方微信信号发布讣告，称“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方向，被国内学界称为南开学派”。

讣告中还透露，遵照疫情期间殡葬事务的相关规定和罗宗强先生家属意愿，丧事从简，家中不设灵堂，不举行悼念活动。南开大学将在网上辟设灵堂，供海内外同仁吊唁追悼。待疫情结束后将举行追思会，并编辑出版罗宗强先生纪念文集。

为人 不善言辞，待人诚恳

得知罗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，黄天骢受到很大震动。“我虽然知道这几天宗强的身体都不太好，但是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内心还是非常伤感，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切磋学术、神交的好友。”

在1990年杭州的一个学科培训会议中，黄天骢跟罗宗强住在一个房间，两人由此加深了认识。

“我们晚上就聊学术问题，第二天一早沿着西湖散步接着聊，后来去济南会议后游泰山，我们两个连泰山都不看，就躲在车子最后一排聊学术。”在黄天骢眼中，罗宗强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之人，甚至是有点头木讷跟书呆子气，而且潮汕口音重，说话声音又比较小，但是一聊起学术就滔滔不绝，两个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

罗宗强先生教学有方，他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，先后获得南开大学荣誉教授、特别贡献奖与最高学术成就奖。“宗强对学生非常严格，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，现在很多都是学科的骨干。”黄天骢回忆，当年他们还会互相把学生的博士论文发给对方看，“只看，不评价，

就是让对方知道目前自己的研究是什么路子。”

除了互看学生的论文，黄天骢跟罗宗强也会互相邮寄自己出版的著作。“去年宗强出了一套《罗宗强文集》，第一时间给我寄了一套。我的文集本打算寄过去，但遗憾的是被疫情耽误了。”

罗宗强先生国画作品（家属供图）



生活 和煦慈爱，充满才情

“我其实是我父亲带大的，因为母亲常年生病，也需要照顾。”在女儿罗健眼中，罗宗强是一个非常宠溺子女的家长。小时候，罗健喜欢吃甜食，像大白兔奶糖、大大泡泡糖，父亲一买就是上百块，“我都吃得长虫牙了。”

除了吃，罗宗强还会陪女儿玩。罗健上小学的时候，想玩风筝，“我爸就在校园里到处找竹子，找到了，再把竹子劈得很细，放在我洗澡的大水盆里泡一整晚，第二天拿出来做风筝。我妈妈是画画的，就会画一些蝴蝶、老鹰之类的图案在风筝上。”

闲暇时罗宗强也会画画。“我父亲的画作不多，但是很有才情，常常很打动我和他的学生，画技虽然不太娴熟，但是能够直达人的心灵。”在罗健看来，父亲的才情、学问、淡泊名利的人生观念都能在他的画中体现出来。

罗健告诉记者，虽然父亲70多岁就退休了，但是一直坚持做学问，“在我印象里，以前父亲忙完家里的事情到晚上九点，就开始做学术研究，一直到夜里两三点，第二天一早还要起来去学校。退休后也坚持，做学问从不退休。”

罗健说，父亲最后走得很平和，“他没有留下任何遗憾，很安详。”

壹

得知罗宗强先生去世的消息，我很难受。自去年开始先生越来越虚弱，我本想寒假去天津看他，但由于疫情影响，未能成行。没想到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
2010年中国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，会前去罗府拜望先生，在闲谈中先生问起我近况。我坦言虽在广州多年，还不能听和讲粤语；罗先生亦笑言，出去多年，努力讲普通话，现在人老了，不知不觉又说回一口家乡话。乡音也许是惦念故乡的最好印记，如今先生仙逝，但他的话依然回响在耳畔，如同他的人格与学养，温润而深情。

心绪不宁，只是想着和先生交往的点滴。因傅璇琮先生的关系，我能较早向罗先生请教，受益很多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傅璇琮、罗宗强先生既是学术界的领军人物，又为引导学术健康发展殚精竭虑，像唐代文学研究能有后来的领先地位，应归功于他们的示范和努力。

傅、罗二位先生是学术上的好友，傅璇琮先生在罗先生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的序中提到：“宗强兄是我的畏友。我说这话，一是指他的学识，一是指他的人品。”罗先生在后记中亦云：“我十分庆幸在短短的十年的学术生活中，能够结识几位像傅先生这样真诚相待、学问人品皆我师的朋友。在艰难的学

虽然在疫情开始时就听到宗强先生身体渐衰的消息，有一定的思想准备，但噩耗传来，还是伴随着强烈的震动与刺痛。

宗强先生是我的大师兄，又是合作多年的直接领导。他的学问、人品，正如颜渊所言：“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驰亦驰；夫子奔逸绝尘，而回瞠若乎后矣。”

从电话中得知先生仙逝，几十年的情境一幕幕闪过心头，一个强烈的印记不断重复着——“本色书生”！

我是1978年考入南开，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。宗强先生是1961年进入王门的，所以说虽为师兄，亦兼师长。我在读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，就是经过宗强先生指导、斧正的。当时在这位“温而厉”的超级大师兄面前聆听教诲，那种混杂着兴奋与忐忑的感觉，思之犹如昨日。

他回：“没事就好，记得好好吃饭。”

四月的天真好，空气里似乎有一股甜滋滋的味道在四处游荡。在这么美好的时光里，他们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。

于是，她知道他来深圳六年多，目前一个人；而他知道她来深圳一年多，一直一个人。

这应该是2020年以来，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吧？

隔离期满的第二天，她梳洗了一头及腰的长发，穿上小清新的白衣长裙上了天台。

他果然在。

两个人站着聊天，他时不时转头看她，眼睛很亮很亮，像旷野夜空中，闪烁的星。

当夜晚稀薄的凉意蔓延开来，他知道有些话还是由男生开始比较合适。

“嘿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等摘了口罩，一起去吃热干面吧？”

“好！”她转头冲她微笑，“还要吃你最喜欢的饺子。”

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笑，她笑起来有弯弯的月牙眼，像极了她身后慢慢升起的那弯温柔的新月。

这座城市的月色，原来这么美。



罗宗强先生生前在学术研讨会上（南开大学文学院供图）

立言彰精义 承教沐春风 ——追忆罗宗强先生

□戴伟华

术之旅中，有这样的朋友是人生的一种幸福。”

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傅先生也多次向罗先生介绍我。从两位先生那里，我获得过很多无私的帮助。我非常敬重罗先生，他有过一段艰辛的时候，但不改学者本色，“青灯推书，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”。这同样是我向往的读书境界。

贰

其实我和罗先生在一起，就像和傅先生在一起的感觉，敬重而又随意。1990年罗先生收到我的《唐代幕府与文学》，给以鼓励，并说：“可以做唐代政治与文学，不过牵扯面太广，一时不易写好。”罗先生晚年比较关心时事政治，其实他一直在思考文士的生存状态，政治和文学的关系。

罗先生对后学的关心，也体现在对学术推进的期待上。2000年世纪之交时，我曾写过一篇题为《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》的文章，发表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01年第6期上。我当时觉得古代文学的本体研究似乎到了一个瓶颈，学界的研究视野多局限于作品分析、作家研究，重复较多，鲜有新意，这至今仍是一个问题。我受傅璇琮先生文史交叉研究的影响比较多，于是撰文谈了对古代文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看法，倡导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。后来罗先生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康保成、蒋寅先生二文，有感而

发，在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02年第5期上发表了《目的、态度、方法——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》一文，结合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，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“目的、态度、方法”三方面谈了许多深刻的见解。

罗先生在文章中既肯定了我文章中的观点，同时也十分深刻地指出“多学科交叉的研究，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，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，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”，提出古代文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应有文学本位的立脚点。

叁

昨日我发朋友圈，并拟挽联哀悼罗先生。联曰：

承教如沐春风，垂范有雕龙李杜明心史；

立言彰精义，退隐约书艺丹青写夕阳。

罗宗强先生是揭阳市榕城区人，学术成就卓著，其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》《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》《李杜论略》《唐诗小史》《明代文学思想史》等都以学养深厚、开拓创新而被学界视为典范。傅先生说：“他的著作的问世，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，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。”挽联中只能择取其一二。

2009年元旦收到罗先生寄来的新年贺卡。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还不时兴自己印制贺卡，罗先生却赶了个时髦，寄来的卡片上印的是自己的

本色书生谁堪比

□陈洪

途径，李开先的仕宦经历等，都是虚怀若谷地听取我的意见。其实，他当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，却仍然愿意听到多方面的观点。我当然也是直陈所见，包括对于不同时段“文学思想史”范式的变通等。有些看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，而宗强先生不以为忤，过后仍然招我品茗畅论。

宗强先生性格偏于内向，但对朋友、对晚辈之热心直如春日。记得1991年，我晋升教授，请詹昉先生做学术鉴定。由于学校工作的粗疏，给詹先生留出的时间相当急促。宗强先生出应对詹先生的尊敬，也怕误了我的时机，就亲自去给詹先生送材料。当时刚刚降过一场大雪，雪融复凝，路上满布冰沟雪棱。罗先生车技很差，骑行在那样的路上实在令人不安。但他不听劝阻，硬是摇摇晃晃上路了。严寒

的冰雪与温暖的热流，那一幕终生难忘，真是“冰炭置我肠”！

宗强先生多才多艺。诗文书作自不待言，而水墨写意犹见功力。一幅“送君者皆自虚而反，君自此远矣”，把《庄子》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悠远超卓。他与夫人同嗜丹青，相对挥毫，并有合集付梓。南开同仁每谈及此，无不欣羨不已。

称宗强先生“本色书生”，似乎不够高大上。但在我心目中，能够全心全意心系学术，不慕荣华，远图名利，实在是当今世上最可宝贵的精神。先生的楷模，虽不能至，但高标在前，终如浩瀚宇宙中的北辰。

宗强先生精研南华，对迁流之大化早已彻悟。今驾鹤归去，可谓了无遗憾。但在吾侪心中的哀思却是如何销得！

（南开大学讲席教授，天津市文联主席）

温柔的新月

□方丹洪

夜很深，路灯昏黄，但他老远就认出了她纤细的背影。

她从湖北来，带着满怀的忐忑和戒备把自己层层包裹，那一身厚厚的连衫服，似乎不太适合亚热带四月初的天。

她进入楼梯，选择爬楼梯。他撇一眼那幽深如黑洞的楼梯间，犹豫几秒后跟了上去。

他担心这个不知名的姑娘会怕黑。

她拖着重重的行李箱刚爬了几个台阶，突然听到身后的安全门，发出了一声骇人的喘气声。

她猛一回头，看到了他。虽然戴着口罩，但他还是那个他，眉目英朗，身姿挺拔。

他走近她，示意要帮忙。她连忙把手挡在身前：“别靠近。”

真好笑，邻居一年多，打过无数次照面，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别靠近。”

他僵在原地，犹豫要不要摘下口罩。

她语无伦次：“那个，我没消毒，我刚下飞机……”

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先后回到了自己的公寓。

他很懊恼，为了让父母放心，出门前任由他们把自己包裹成一个粽子。但连衫服又不是防护服，他肯定以为自己是个白痴。

一墙之隔的他却莫名开心，很长时间未见隔壁房间的灯火，以为她已经离开这座城市。可能，她来自湖北？幸好，她平平安安。

她开始居家隔离，每日与外卖、面包、牛奶、泡面为伴。他几次看到她取包裹，知道她生活得粗心，禁不住担忧。

某一天在楼顶天台相遇，他透气，她收被子。

他犹豫着是否给她一点叮嘱，她却为了身上那条又肥又皱的睡裤懊恼不已。

心思不在同一频道，对话就显得没有温度。

他说：“嘿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在家办公吗？”

“嗯，隔离十四天。”下意识

地，她往后退了退，跟他拉开距离。

他本想说，在家也要吃点好的。但她戒备的姿态把他的话打了回来，最后变成：“哦！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她赶图纸，灯火彻夜通明。

他知道她又熬夜了，但也爱莫能助。

几天之后她终于交差，顾不上饿得抽搐的胃，她把自己重重摔在床上，天知道，她已经二十个小时没合眼了。

一觉醒来已是黄昏。天不好，窗外像挂着一块灰色的布。动了一下，怎么浑身没力气？心头冒出的凉意瞬间覆盖全身，她猛然爬起来，双腿很软，脑袋瓜又沉又笨。

想起那些烂熟于心的早期症状，不自觉地，身体开始发抖。

怎么觉得很冷？我是发烧了吗？

下一秒就哭了出来，长时间的对于病毒的恐惧让她精神极度紧张。

冷静之后，她觉得自己应该去医院量个体温。

刚推开门，碰见下班归来的他。

“出去吗？”

“嗯。”把门压得剩下一条缝，她开口：“请问你有体温计吗？”

他的心紧了一下：“有。”

几分钟后，她收到了体温计，一碗云吞，外加一张纸条，纸条上是他的微信号。

没有发烧，她第一时间告诉他。

他秒回：“是不是最近熬得太厉害了？吃点东西，好好睡一觉。”

她很听话，睡得很踏实。

第二天一早她微信问：“谢谢你，我身体无恙，最近总是自

热茶

□余凯

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根烟出来，“啪！”的一声点燃，又静寂了，烟雾藤蔓般疯长出来，把自己整个脑袋缠绕住。

应当与女人无关的，他用力地摆了一下脑袋。女人泡茶已经是坚持了二十多年，那个时候他还是井下的一线工人。无论多晚，总有一杯温吞吞的茶水在茶几上等着他。他回到家，端起一口喝下，醒脑解酒。

只是今晚这茶水怎么这么烫呢？他闭着眼，陷入沉思当中，又把烟头送到了嘴前，突然睁眼，把烧到手指的烟头慌乱地掐灭在烟缸里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卫生间，打开淋浴，褪去衣裤，兜头的水冲下来，他的两手一个劲地搓着，就像是有满身的泥垢。

“晚上回来吃饭吗？”女人在每天的下晚都打来电话。

“加班。”他两个字节当一个字吐了出来，那边没了声音，他就挂了电话。

如今不同以往了，他不再是普通的一线工人，而是身居要职的单位负责人。每天不仅要和上面领导处理好关系，还要和下面的职工打成一片。最多的一次，他晚上连赶了四个饭局，吃完后，又是唱歌，洗脚。回家的时间也愈来愈晚了，当然很多东西都是属于男人的世界的，绝对不能对女人透露半点的。

接下来的一连几天，都是烫嘴的热茶。不过，他也小心了，就是再口渴，还是先试了试温度，喂起嘴，小口小口吸着，女人依旧在床上睡着，默不作声，就像是黑暗中的一块岩石。他站在门口，也没有再去点灯，默默地看了许久。

西边的晚霞光灿灿，他从门楣上挂着“纪委”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直接关了手机，拦了一辆出租回到了家。楼底下吃完晚饭健步行走的人很多，多是成双成对的，对迎面的熟稔的面孔也视而不见，僵硬着脸，当然是怕露出破绽。

上楼，掏出了钥匙打开了门。屋子里无声，暮色从窗户里溜了进来。他没有开灯，从厨房到房间，再到卫生间，女人不见身影。他把自己扔进了沙发固定的位置上，头枕着沙发的靠背，闭上眼。

夜就像是墨一般，把他凸起的肚皮、厚实的身躯也消融掉了，他就像是一尾自由呼吸的鱼。突然门锁响了起来，他惊悚地立起身，手划动着，碰翻了茶几上的杯子，温吞吞的水流到地上，那样适宜的水温……他一把抓住，却又窒息了一般，不再动弹。

门开了，灯也点亮，他及时地捧着杯子灌下，遮住了脸。他屏住呼吸，忍住，但脸上还是有灼烫的痕迹，从眼里汹涌地漫溢出来……